

桃花扇傳奇 下本

云亭山人編



加二十一齣

孤吟

康熙甲子八月

天下樂副末毡巾道袍扮老贊禮上雨洗秋街不
動塵青山紅樹滿城新誰家剩有閒金粉撒與歌
樓照鏡人

下本開場
又闢新境
思真匪夷所

老客無家戀名園盃自勸朝朝賀太平看演桃
花扇內問老相公又往太平園看演桃花扇麼
答正是內問昨日看完上本演的何如答演的
快意演的傷心無端笑哈哈不覺淚紛紛司馬

舍竊遮蓋
詩人敦厚
之旨也

秋深景寂
之感

各孤幽暮
之嗟

遷作史筆。東方朔上塲人。只怕世事含糊八九
件。人情遮蓋兩三分。行唱介

甘州歌。流光箭緊。正柳林蟬噪。荷沼香噴。輕衫涼
笠。行到水邊人困。西窓乍驚連夜雨。北里重消一
枕魂。梧桐院。砧杵村。青苔蟲語。不堪聞。閒携杖。漫
出門。官槐滿路。葉紛紛。

前腔。鷄皮瘦損看飽。經霜雪。絲鬢如銀。傷秋扶病。
偏帶旅愁。客悶歡場。那知還剩我老境。翻嫌多。此
身兒。累。名。利。奔。一。般。流。水。付。行。雲。諸。侯。怒。丞。相。
喚。無。算。衰。草。對。斜。暉。

聊更世變
之悲

函終席散
之傷

莫復不淺
之嘆

前腔通望春不見春。想漢宮圖回。風飄灰燼。棋枰
客散。黑白勝負難分。南朝古寺。王謝墳。江上殘山。
花柳。熏人不見。烟已昏。擊筑彈鋏。與誰論。黃塵變
紅日。滾一篇詩話。易沉淪。

前腔

吳

難尋。吳宮舊舞茵。問開元遺事。白頭人。盡

云亭詞客。閣筆幾度酸辛。聲傳皓齒。曲未終。淚滴
紅盤蠟。已寸袍笏樣。墨粉痕。一番粧點。一番新。文
章假功業。譚逢場。只合酒沾唇。
餘文老不羞。偏風韻。偷將拄杖。撥紅裙。那管他。扇
底桃花。解笑人。

底桃花解笑人。

那冷眼人
不知朝堂
是戲不知
真偽是真

當年真是戲。

今日戲如真。

兩度旁觀者。

天留冷眼人。

那馬士英又早登場列位請看拱下

此齣全用詞曲與閒話一齣相配閒話上本之
末孤吟下本之首

第二十一齣

媚座

甲申十月

鑪火燃寒
灰何等相
樂

菊花新淨冠帶扮馬士英外扮長班從人喝道上
調和鼎。碎費心機。別戶分門。恩濟威鑽火。燃寒灰。
這變理。陰陽非糾。

前勸諍語
也口吻怕
人
富貴而閑
而者並此

下官馬士英。官居首輔。權握中樞。天子無爲。從
他閉目拱手。相公養體。儘咱吐氣揚眉。那朱紫
半朝。只不過呼朋引黨。這經綸滿腹。也無非報
怨施恩。人都說養馬成羣。滾塵不定。他怎知立
君由我。殺人何妨。爰介。這幾日太平無事。又且
早放紅梅。設席萬玉園中。會些親戚故舊。但看

不若矣

說破進官
席苦况令
人汗流

他趨奉之多越顯俺尊榮之至。人生行樂耳。須富貴此時。叫介長班。今日下的是那幾位請帖。外都是老爺同鄉。有兵部主事楊文聰。僉都御史越其杰。新推漕撫田仰。光祿寺卿阮大鍼。這幾位老爺。淨疑介那阮大鍼不是同鄉呀。外他常對人說是老爺至親。淨笑介相與不同也。笑的個至親了。吩咐介今日不是外客。就在這梅花書屋設席。蘇坐罷。外是淨天已過午。快去請客。外不用去請。俱在門房候着哩。只傳他一聲。便齊齊進來了。傳介老爺有請。末副淨忙上闌。

此輩亦有
三樂父母
無忘兄弟
無干一樂
也仰不知
愧天俯不
知作人二
樂也得天
下不才而
教育之三

人片語千鈞重。相府重門萬里深。進見足恭介。

淨我道是誰。向末介。楊妹丈是咱內親。爲何也。

不竟進末。如今親不敵貴了。淨說那裡話。向副。

淨介。圓老一向來熟了的。爲何也。等人傳。副淨。

府體尊嚴。豈敢冒昧。淨這就見外了。讓淨台坐。

打恭介。

好事近。淨吾輩得施爲。正好談心花底。蘭友瓜戚。

門外不須倒屣。休疑總是一班。桃李相逢處。把臂。

傾盃。何必拘冠裳。套禮。俺肯堂堂相府。賓從踈稀。

茶到讓淨先取。打恭介。淨今日天氣微寒。正宜。

集也

晝短夜長
皆歸變理
之功曲盡
發諷口角

三人在當
日頭有風
雅之趣故
爲填此曲

柳花扇

卷

四

小飲副淨末打恭介正是淨纔下朝來日已過
午晝短夜長差了三個時辰了副淨末打恭介
是是皆老師相調變之功也喫茶完讓淨先放
茶盃打恭介淨問外介怎麼越田二位還不見
到外越老爺痔漏發了早有辭帖田老爺明日
起身打發家眷上船夜間纔來辭行淨罷了吩
咐排席吹打排三席安坐介副淨末謙恭告坐
介入坐飲介

泣顏回淨朝罷袖香微換了輕裘朱履陽春十月
梅花早破紅蕊南朝雅客半閒堂且說風流嘴拚

長宵讀画評詩。嘆吾黨知心有幾。

副淨問介相府連日宴客，都是那幾位年翁。淨總是吾黨，但不如兩公風雅耳。末問介是誰。淨叫介長班拿客單來看。外客單在此。副淨接看。介張孫振、袁弘勳、黃鼎、張捷、楊維垣。末果然都是大有經濟的。淨個個是學生提拔，如今皆成大僚了。副淨打恭介晚生等已廢之員，還蒙起用，老師相爲國吐握，真不啻周公矣。淨豈敢拱介二位，不比他人。明日囑託吏部還要破格超陞。末打恭介副淨跪介多謝提拔。淨拉起介。

前腔副淨末提携。鍛羽忽高飛。劍出豐城獄底。隨
朝待漏。猶如狗續貂尾。華筵一飲出公門。蒲面春
風起。這恩榮。錫袞封圭。不比那登龍御李。

起介淨撤了大席。安排小酌。我們促膝談心。談
一席更衣圍坐介淨也不再把盞了。副淨末豈
敢重勞。雜扮二价獻賞。封介淨搖手介不必不
必。花間雅集。又無梨園。怎麼行這官席之禮。副
淨舍下小班。日日得閒。爲何不喚來承應。淨圓
老見慣的。另請別客。借來領教罷。

太平令妙部新奇。見慣司空自品題。副淨是是名

園山水清音美又何用絲絲隨

末笑介從來名花傾國缺一不可今日紅梅之下梨園可省倒少不了一聲曉風殘月哩

前腔半放紅梅只少韋娘一曲催淨大笑介妹丈多情竟要做個蘇州刺史了蘇州刺史魂消矣想一個麗人陪

淨這也容易吩咐介叫長班傳幾名歌妓快來伺候外稟老爺要舊院的要珠市的淨向末介請教楊姑老爺末小弟物色已多揔無佳者只有舊院李香君新學牡丹亭倒還唱得出淨吩咐

咐介長班快去喚來外應下副淨間末介前日
田百源用三百金要娶做妾的想是他了末正
是淨問末介爲何不娶去末可笑這個歎了頭
要與侯朝宗守節斷斷不從俺往說數次竟不
下樓令我掃興而回淨怒介有這樣大膽奴才
風入松不知開府爪牙威殺人如同虱蟻笑他命
薄烟花鬼好一似蛾撲燈蕊副淨這都是侯朝宗
教壞的前番辱的晚生也不淺淨大怒介了不得
了不得一位新任漕撫拿銀三百買不去一個
女豈有此理難道是珍珠一斛偏不能換蛾眉一

風流踏踐
甚打罵

副淨田、漕臺是老師相的鄉親被他羞辱所關不小。淨正是等他來時自有處法。外上稟老爺小人走到舊院尋着香君他推托有病不肯下樓。淨尋思介也罷。叫長班家人拿着衣服財禮竟去娶他。

前腔不須月老幾番催一霎紅絲聯喜。花花綵轎門前擠不少欠分毫茶禮。莫管他鴛子肯不肯。竟將香君拉上轎子。今夜還送到田漕撫船上。驚的他迷離似癡。只當烟波上遇湘妃。

外等急應下。副淨喜介妙妙。這纔燥脾。末天色

竊友良心
不勝

磨損辣手

太晚我們告辭罷淨正好快談爲何就去副淨

動勞久陪晚生不安俱起打恭介淨還該遠送

一步副淨末不敢連打三恭淨先入內介副淨

難得令舅老師相在鄉親面上動此義舉龍老

也該去帮一帮末如何去帮副淨舊院是你熟

遊之處竟去拉下樓來打發起身便了末也不

可太難爲他副淨怒介這還便益了他想起前

番就處死這奴才難洩我恨

尾聲當年舊恨重提起便折花損柳心無悔那侯

朝宗空梳櫪了一番看今日琵琶抱向阿誰

副封侯夫婿幾時

歸

末獨守粧樓捲翠幃

副不辭巫山風力

猛

末三更卽換雨雲衣

上本之末皆寫草創

爭鬪之狀下本之首皆寫

偷安晏游之情爭鬪

則朝宗分其憂宴游則香

君罹其苦一生一旦

為全本綱領而南朝之治

亂繫焉

香君一生離合之誰離之誰害之誰救之作好

作惡者皆龍友也昔賢云善且不為而況于惡

龍友多事殊不可解傅中不即不離能寫其神